



致匠心

走心的手艺，有温度的灵魂

■ 文 | 唐骋华 ■ 图 | 资料

匠人，在传统语境中的地位并不太高。一个典型例证是，博物馆里的古代器物多数出自匠人之手，他们的姓名却极少流传。这意味着一种轻视。匠人被认为只关注物质和技术层面，缺乏形而上的观照。反映到态度上，人们总有意无意地贬低匠人。

我们习惯于使用如此句式：“某人不是艺术家，只能算工匠”，或“某人的作品充斥着匠气”，等等。匠人与理想、与情怀之间的联系，就这样被偏见所割裂。

近些年情况有过改观。匠人的内涵逐渐扩大，并且被赋予了正面意义。从做衣服的到做皮具的、从独立设计师到大企业家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称“工匠”。创业者聚到一起，如果不谈几句“工匠精神”，人生就不完整。

匠人何以咸鱼翻身？我想，这跟时代的变迁有关。

在古代，日用器物都需要手工打造。手作如流水般平常，手艺人遍地皆是，没什么稀奇。对于士大夫来说，具体的技艺尚不能满足其精神需求（甚至会“玩物丧志”），他们更渴望到达超越技艺的境界。因此抽象的山水、写意受到偏爱。

工业化降临改变了风貌。当机器足以完成枯燥乏味的工序，手就得到了解放。反过来说：手自此与器物分离，手与器物之间隔着机器，甚或由机器组成的流水线。工业化越深入，这种分离就越明显。及至21世纪，信息化加速度发展，人们使用的器物已经很少是手作的了。

传统匠人随之消亡。回想小时候，80后是能忆起不少匠人的——铁匠、木匠、鞋匠、

花匠、剃头匠……作家申赋渔的《匠人》就描述了江苏泰兴的匠人。他们大多已绝迹。

当匠人群体濒临消失，人们忽然发现了它的好。

现代工业带来了丰富的产品，我们的生活一刻都离不开快消品，但是，手与器物的分离导致了另一些问题。表面上，机器把匠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殊不知，重复是学习的过程。通过日复一日的操作，匠人深入到技艺内部，掌握精髓，进而将其注入器物之中。至于机器呢，虽不知疲倦地劳动，却不懂得其间的奥妙。此处的关键是，匠人的技艺属于“隐性知识”，是在日积月累中领悟的。机器恰恰没有领悟能力。

这就是为什么和匠人的手作相比，工业制品难以让我们感到亲切。尽管手作有瑕疵，可瑕疵不正带着人的温度吗？有温度的不完美永远比冰冷的完美更触动灵魂，人心即如此。

难怪19世纪英国设计师威廉·莫里斯认为，无论流水线如何发展，匠人都不会被彻底取代。他掀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甚至拒绝沾染工业化气息。今天看这种观点太过保守，日后的发展证明，工业化绝非匠人的天敌。但莫里斯提示了匠人的独特性。

那么，什么样的人能称作匠人呢？美国思想家理查德·桑内特认为，匠人的首要特征是专注——专注于提高质量，提供优秀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成为匠人，只要你足够专注，把一件事打磨到极致。如果你还用手，就更好了。